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論衡卷第七

王充

道虛篇

語增篇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

如謚臣子所誅列也誅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
遂以升天臣子誅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
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
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
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
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
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
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
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
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

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
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
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
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
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
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家
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
稱堯若腊舜若腊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
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
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

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
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
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
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
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
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
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
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
毋可謂實有子勝其毋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

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

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

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
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
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
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
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
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
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
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
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

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
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
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
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
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
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
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竒之文合
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竒若得道之狀道
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
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竒怪又

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逖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

一本作蟹

盧敖

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

至此此猶 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
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嶮岼也若我南游乎
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
貫溟濛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
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
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
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
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
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
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

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梨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眾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

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
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盧敖
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
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
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
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
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懷愴口
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
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卧復下
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

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
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
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旣成不能復化爲復
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
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
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
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
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
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

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屢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
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
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
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
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
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
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
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
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